

《绣口一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绣口一开》

13位ISBN编号：9787511523412

出版时间：2014-10

作者：余光中 著,梁笑梅 编

页数：46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绣口一开》

内容概要

本书是当代著名诗人、学者余光中先生的自述文集。包括自述性散文、师友交游、自述性质的序言及后记等几部分，对进一步了解余光中先生生平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本书系余光中先生自述文章在海内外的第一次系统结集。

《绣口一开》

作者简介

1928年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他的诗歌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

《绣口一开》

书籍目录

《绣口一开》

精彩短评

- 1、在kindle上读得，花了两周断断续续读完。还可以吧，喜欢他描述科罗拉多朋友那一篇，我也住在丹佛附近，特别可以感受余光中笔下那种山清水秀的感觉。
- 2、全书穿针引线般地串联起了余老的一生。让你领略到一个不断迁徙的作家的自然生命延续和文学创作历程，听他对“闺怨腔”“脂粉气”文化怪异现象的批判，看一个耄耋老人对传统文化精髓的坚守和笃定。
- 3、余光中亲自审定的自述文章结集。

1、一首静谧安详的歌——《绣口一开 余光中自述》文/阳光漫天10在阅读之前，看到本书的上架建议为“人物·传记”，我本以为是余老先生为自己写的自传，待开读后知晓，这实则是一本收录余光中先生文集的著作。在看了本书后，没有令我失望，相反，从这些精选的文章中，更加走进了余老先生。既然已了解余老先生没有写自传的打算，那么读这些他一生中的文集，便是接近老先生的方式了。本书在时间上也不是编年顺序而写，但读来也顺其自然，有章可循。书最后附记了余光中先生的大事年表。如果想看余老先生功德简介，这里可查询。这本书读起来，确实就像听老先生闲聊他的那些事儿，听他讲故事，跟他一起去观看他眼中的世界。本书共分三个部分（三辑），第一辑收录了与余光中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的自述性散文。在这一辑中，温情满满，可以看到余光中先生少年、青年、老年的各种样貌。时而因他的质朴真挚而感动，时而看到他开怀自嘲默然而笑，时而在他的慢说轻语中欣叹世间美好，就算时而有不愉快跃于眼前，也会感慨学习他的坦阔胸襟。第二辑收录了余光中先生记师友的文集、游记。这一辑让我看到，余老先生对师友的珍惜之情，也让我看到读书人之间的君子之交。他们之间学识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学习，既是那么儒雅有礼，也是那么有趣欢笑。第三辑收录余光中自序及后记，包括诗集和文集。在这些自序及后记里，能看到余光中与时代的对话，在时代的前进中，他仍是一直保持着那颗赤诚之心。这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记书籍，却能在余光中先生的字里行间，读到他这个人。他的成长，他的岁月印迹；他与自己的对话，他对书的对话，他的寄托；他的思想，他与文学文化的渊源认知。余光中不写自传，觉得自己一生那些不高明的事迹，不愿再重数。他自认为自己为立言之人，非立德立功之人需自传铭记。但读他的文字，又何尝不感慨他的功德呢？如此谦虚而始终有着温厚热情的人，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情感，都写在他所有的文字里。见文如见人，余老先生，带给我们的，便是这样一种纯朴而深凝的文学文化力量。这本书，我会被一种安详的宁静感染，会看到老先生可爱真实的模样。正如余光中的诗，好懂简单、真实亲切，却能朴素地写进我们的内心。虽不是自传，却也在自述中看见了他，走进了他，认识了他，就像听一首静谧安详的歌，清远，悠扬……

2、前阵子和朋友们聊天，说起名人自传，不禁刻薄了点儿：“现在的自传，要么贴金肉麻，要么自剖下不去手。”其实以自家识见根本不够资格评说，仅仅是为了交流的快乐。刚大放厥词，就收到这样一本书《绣口一开——余光中自述》。余先生左手成文，右手缪斯，我是极喜欢的，就于他的诗文世界镇日徜徉了。书的编者十分老实，道出了编选缘由，余先生没有写自传的打算，也就由编辑代为编选了这本自述，由此捕捉一位耄耋老者丝丝生命的足迹，窥其长路，引径通天。这让我想起那些阅读《听听那冷雨》、《从徐霞客到梵高》的日子，仿佛就和作者一同歌哭，一般奋笔。这本书的第一辑所选文章，均是余先生追忆成长路途的自述性散文，从少年到白发，对中西文化的心香一瓣，得其缘由；第二辑所选则是恰同学少年师友回忆，相互往还，后辈小子了解到前辈风流；第三辑大抵序跋后记摘编，诗集、散文集汲汲追求，篇篇谈及创作心得甘苦。这样一本书，是了解一位作家从为文到人生的最好方式。记得余光中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谈英国当代诗人西格夫里·萨松的诗句，余先生把他的诗句：“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翻译成中文：“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我是读过余先生这篇文章之后，才了解到这首诗，并一直喜欢。这篇文章，在本书中并没有收录，现下单独说一说，也算是加深对余先生的一点了解。余先生在《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篇文章中写道：“原来人性含有两面：其一是男性的，其一是女性的；其一如苍鹰，如飞瀑，如怒马；其一如夜莺，如静池，如驯羊。所谓雄伟和秀美，所谓外向和内向，所谓戏剧型的和图画型的，所谓戴奥尼苏斯艺术和阿波罗艺术，所谓‘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所谓‘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和‘大江东去’，一句话，姚姬传所谓的阳刚和阴柔，都无非是这两种气质的注脚。两者粗看若相反，实则乃相成。实际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兼有这两种气质，只是比例不同而已。”如此这般，人性的国度里，猛虎和蔷薇可以和谐，进而我想到一位优秀的作家即便有所擅长，有他的胜场，但他体味的思绪中必然可如泣如诉，可雄浑壮武，共存其间，角色转换，潇洒自如。比如沈从文一再用“妩媚”二字形容一些粗鲁之辈，谐趣之外，仿佛深抓了那人的点面，也就洞悉了李逵舞动双斧时那一点人性趣味。《史记·留侯世家》言：“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太史公对张良状如妇人好女，很是感慨，张良该什么样子呢？或许该是“若虽长大，中情怯耳”的“长大”吧？这是说韩信的，韩信甘耐胯下，未必不丈夫。识人尚且如此，阅读、写文章深掘这一点趣味，也是必要的。

涂抹矫揉之下的文字，如何相比朴素中见丰腴的文章？慷慨壮丽的篇章未必不能显出一点婉约，于沉静中勃发出英雄义气。阅读余光中著作，有这样一本《余光中自述》做导读，是很好的事情，“大雅久不至，再使风俗淳。”前辈作家的经典著述，无论是对欣赏还是创作都有很深的启迪。大概十几年前我读到余光中的散文，深受影响，一方面是关于五四以来作家评价的，一方面是进一步了解了评判好文章的尺度，眼界又宽了一点。我们既可以在阅读中沐浴阿尔的阳光，感受梵高的浓烈，也可以体味提奥的护兄悲歌，探察爱情的婉约。这本书的封面有董桥先生推介的话：“他上承中国文学传统，横涉西洋文学艺术，在绵长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笔耕不辍，成为当代文学的重镇，其文学影响，已跨越海峡两岸，诗风文采，为不少读者所赞赏。”今天刚好看到止庵先生发了这样一条微博：“李长声先生说：‘董桥散文写得好，但有时觉得像人妖在那里顾盼生姿，美则美矣，也不禁起一身鸡皮疙瘩。’为写文章做准备，继续摘录‘长声闲话’，这段话见《阿Q的长凳》一册。”读后颇莞尔，顾盼生姿的尺度，东施到底该不该捧心，实在不是我这篇小文所能谈的，提一提，大家一笑吧！书中余先生倒是给出了些态度：“事实上，我们的散文作者，包括小说家在内，很少在文体上表现出“阳性的”（masculine）气质，这和西洋的现代文坛，形成了一个显明的对照。我们的文坛向来呈现一种阴盛阳衰的景象：不少女作家固然是一片闺怨腔，即连男作家们，也有许多的满篇脂粉气的。我在散文上努力的方向之一，便是要洗涤这股窒人的脂粉气。”（《六千个日子》）这篇文字已不单单是评介一本书，还有一点多年阅读的体味，且容我纳些私货。读一本书，作者的观点态度，为文的方式，可取可弃，读者自己的事，余先生几十年著述中摘选的文字，是饱含精光的，想全部说说蛮难的，择采一点，权作交流。总之作为读者，可以“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姿态，翻下一页书。（如有转载，请联系笔者。）

3、昨天翻《绣口一开：余光中自述》，发现他谈到读中国旧小说的好处（P75-76），因为觉得意见十分中肯，就摘录了下来发了条长微博。余光中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读中国的旧小说，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认识旧社会的民俗风土、市井江湖，为儒道释俗化的三教文化作一注脚；另一则是在文言与白话之间搭一桥梁，俾在两岸自由来往。当代学者慨叹学子中文程度日低，开出来的药方常是“多读古书”。其实目前学生中文之病已近膏肓，勉强吞咽几丸孟子或史记，实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根底太弱，虚不受补。倒是旧小说融贯文白，不但语言生动，句法自然，而且平仄妥帖，词汇丰富；用白话写的，有口语的流畅，无西化之夹生，可谓旧社会白语文的“原汤正味”，而用文话写的，如《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与唐人传奇之类，亦属浅近文言，便于白话过渡。加以故事引人入胜，这些小说最能使青年读者潜化于无形，耽读之余，不知不觉就把中文摸熟弄通，虽不足从事甚么声韵训诂，至少可以做到文从字顺，达意通情。因为@了一个专门做古典诵读的白云出岫老师，粉丝众多的白云老师给转发了，瞬间这条长微博就传播开来，一晚上不停有人再次转发和评论。我饶有兴味地分析了一下何以这条微博受到欢迎。除了国学热的大势之外，台湾作家的“技术党”作风也是一大原因。他们谈论文学、语言的诸多话题时，和大陆的作家或学者走的是很不同的路子，总的来说，干货多，玄虚少，句句说在点上，一点也不云里雾里。以读旧小说的好处为例，大陆作家要是谈论起来，十有八九只会提到上文中的第一条，也就是有助于认识民俗风土云云，避言文学本身的价值，而趋就它的史学或社会学意义。所谓文以载道，大陆这几十年来全然如此，文学的肩头被压上了意识形态这座大山，不堪重负，从前的作家们不敢谈论语言文字本身，怕与“资产阶级审美趣味”脱不了干系，后来虽说没了“不敢”这一层，还是“不惯于”谈。等到社会风气渐开，年轻一代人在文学的审美上嗷嗷待哺之际，他们发现，用进废退的原则发生了作用，作家们已经“不会”谈了。呜呼哀哉！在这嗷嗷待哺的年头里，多亏有台湾作家们可供我们文失求诸岛一番。前些年我还只知道台湾作家的小说、散文、诗歌耐读，把白先勇啊张大春啊简媜等人的集子，还有什么台湾文学作品选之类的教科书统统找来读了。后来，在图书馆偶遇一本张大春的《小说稗类》，读后目瞪口呆：原来评论文学也可以这么有趣，这么生动，奇思妙想如同珍珠泉水一般涌出来，而且最重要的是，干货捞满碗啊。张大春文学评论（或曰创作谈）的精彩度，一点也不输于他的小说，而且比起读小说时的纯娱乐，还大有“用处”，也就是能帮读者提升写作能力。对比大陆作家的文学评论——那一堆不落入思想背景分析的官派套路，就落入个人阅读感怀的鸡汤窠臼的文章，我简直有“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感觉。此后我就常常会寻觅台湾作家写的这一类文章来读了，去年就读过一本余光中谈翻译的集子，读后自己在翻译时果然就觉出长进来了。余光中最著名的身份当然是诗人，但他也写了相当多的散文，其中很有一部分属于文论、创作和翻译谈，旨在将他几十年里与语言文字打交道时悟到的窍门、习得的技巧传授给读者。除了“技术党”必备的真知与灼见，较之鬼马怪才张大春，余光中还更

有一层学者的谦和详解和师者的谆谆教导，他不仅向你展示他的境界，还告诉你通往那份境界的路径。如沐春风神马的说的就是他了。比如那本谈翻译的集子，里头那份师心啊，字里行间真读出手把手的细致、耐心与期许。这次读《绣口一开：余光中自述》，感觉仍是如此。这本书虽说是辑了诗人各时期的自述文章以期达到自传效果，内容涵盖到他的重要人生经历、求学过程以及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但毕竟语言文字是老人家安身立命之处，哪怕诗人在述说家常，也往往会宕开一笔提到文学，里头的零珠碎玉也着实不少。作为一个汲汲于写作技艺的读者，我最看重的自然还是文论这一部分了，不妨再摘录精彩的一段以作结尾（P64）：我在散文上努力的方向之一，便是要洗涤这股窒人的脂粉气。我认为散文可以提升到一种崇高、繁复而强烈的程度。不应永远滞留在轻飘飘软绵绵的薄弱而松散的低调上。我认为散文可以做到坚实如油画，遒劲如木刻，而不应永远是一张素描，一幅水彩。现代散文应该在文字的弹性、密度和质料上多下功夫；在节奏的进行上，应该更着意速度的控制，使轻重疾徐的变化更形突出。标点，对于一位现代散文家而言，不但功在表明文义，抑且可以主动地调整文句进行的速度。一个有才气有胆识的作家，不妨更武断地使用标点。所谓“武断地使用标点”，包括在需要缓慢进行时多用标点，在需要高速进行时少用，或者完全省略。至于文字本身，则应该尽量作“最有效的”选择与安排，使字的音与义化成一体，而达到最大的暗示性。看，技术党绣口一开，是不是又令你获益良多呢？

4、旧痕新影诉平生——读余光中《绣口一开》林颀文人若不爱写传，要了解其外在生活或内心感受，大概最好从他的作品中寻踪觅迹。然而如余光中这般著述丰厚的，千头万绪何处可抽丝？幸赖人民日报出版社新近推出《绣口一开：余光中自述》，得余先生亲自审定，梳拢了重要文章，由字里行间、旧痕新影之中，且让读者略窥余光中创作生涯与人生经历。大陆读者对余光中的了解，很多是从1971年写的那首《乡愁》诗歌开始的。其实，《乡愁》是一壶陈酒，经了岁月长久的酝酿。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乱世飘零、颠沛流离，去国别乡的黍离之悲，于少年时代便早早铺就了他的人生底色。《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余光中细诉少年时代避乱四川，向往乘坐火车去远方游历，渐渐地，记忆漫漶，像铁轨一样穿行过人生的各个站点。恍惚有姜文、侯孝贤影片中老式火车鸣响、铁轨向天边延伸的意象，就这样时序纷飞，从上海到安南、到昆明，然后是台湾，接着是美国、欧洲、香港，一定要用长镜头啊，这长长的铁轨长长的记忆长长的一生！画面里的光线，初始是晨间朦胧的水雾，后有风吹散了额角的鬓发，渐渐地暖黄熏染，夕阳余晖映照淡笑的容颜。《思蜀》、《黄河一掬》、《金陵子弟江湖老》……余光中如屈子行走水湄，心念故土、魂系故人，笔墨中并无悲愤狂狷，只多了一份百转千回的深情，把海峡的这一头与那一头串联在数不清的诗文篇章里。《乡愁》盛名太赞，许多读者以为余光中是“乡愁诗人”，其实他“上承中国文学传统，横涉西洋文学艺术”（董桥评价），涉猎极广、多有建树。他在《四窟小记》中写道：“诗、散文、批评、翻译，是我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年少气盛时他曾自诩右手写诗，左手为文。他将第一部散文集冠名为《左手的缪思》，以彰显诗为正果，文为副业，评论、翻译为余事，皆隶属“第三只手”；此外他还钟情于绘画、音乐以及天文、地理、历史，诸般种种，星月辉映，造就一个“艺术的多妻主义者”。《绣口一开》第三辑“创作的旅程——自序及后记”，专门收录了余光中大量的序跋作品，这在别处是很少有这么齐全的，且以时间为线，从最早的诗集《舟子的悲歌》（1951年）到《藕神》（2008年）止，对于读者理清余光中创作历程，自然是很有裨益的。前两辑中收录的《我的写作经验》、《六千个日子》等文，不仅系统阐述了余光中的文艺理论，我们更能了解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态。作为“蓝星”社重要成员，余光中通过《第十七个诞辰》，让我们窥见了台湾诗界的困境，他说现代诗“念念不忘于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绝感”，总是“向内去发掘一个无欢的自我”，最厌烦“伪虚无的流行”。现代诗也当继承《诗经》的开朗，“喜悦和悲哀，同为生命的两大动力”。学者、作家身份之外，余光中为人父、为人夫、为人师、为人友，那些写日常、写读书、写交际的文章，少了肃穆多了活泼，更显亲近与平易。《沙田七友记》写宋淇、高克毅等友人，笔端多谐趣，《文章与前额并高》，估计梁实秋先生看到了，也只能无奈摇头，嗔怪他“你呀，你呀！”余光中的家庭是女性世界。他戏说他与五个女人为伍，戏称余宅是“女生宿舍”，他是“舍监”。《我的四个假想敌》亦庄亦谐，笑谈中蕴深爱，令人捧腹之余备感温馨。《绣口一开》慧心独具，选文当然须注重作品价值，但编者同时兼顾所选作品与作家人生经历的密切关系。因此厚厚400余页的这本书，一篇篇读下来，初始未必有所觉悟，待到不期然发现居然就这样读完了，闭目凝神细思冥想，草蛇灰线若隐若现，倒真是应了心理学家霍利斯的那句话：“一切艺术家所作，无非自传。”只不过，该书没有收录余先生的诗歌，甚遗憾，此谓本书之瑕疵也！如转载请联系本人。QQ：1204194554要方向：历史、人文、社科、科普、教

育类书籍。出版社新书推介、报刊编辑约稿，请联系我。

5、很荣幸，再次读到余光中的作品《绣口一开：余光中自述》。记得第一次读余光中的作品是他的《乡愁》。一首短短的小诗贯穿了诗人不同人生阶段的感情寄托。特别是诗的最后一节，“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一个天涯赤子对大陆母亲的思念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余光中早年举家迁往香港，后又辗转到达台湾，他曾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也曾赴美求学，学成归来后，先后在港台多所大学执教，同时搞文学创作。余先生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中颇有建树，尤其精于诗歌、散文。他曾坦言，“自己以乐为诗，以诗为文，以文为批评，以创作为翻译”，又说“自己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是为了娱人；写批评，尤其是写序，是为了娱友；翻译是为了娱妻，因为翻译的工作平稳，收入可靠。”他将写作与生活相结合，从生活中取材，又服务于生活，而这正是他的创作源泉和人生目的。《绣口一开》中的叙事散文时间跨度大，可以是十几年，也可以是半个世纪，或者更长，作者试图将前尘往事作一次详细的回顾，文中提到的人物活灵活现，仿如昨日，而文章中火车、地图等意象也近在咫尺，温情脉脉，它们见证了作者在时间长河中的不断跨越和空间位移中的自由转换。他在散文中记下了生命历程中的点点滴滴。尽管这些文章大多平铺直叙，像电影的慢镜头悠悠地从你的眼前滑过，转瞬即逝，但还是能捕捉到一些动人的情景、精彩的描述，吉光片羽般地触动你的心弦，让你铭记在心。从吉光片羽中，你能领略到一个耄耋老人诗一般的人生，有慷慨激昂的豪放，也有欲说还休的静默；有对世间世情的洞察，也有对故国故人的怀念；有对“闺怨腔”“脂粉气”的批判，也有对“东方气质”“莲的意象”的坚守……余光中的身上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演变，他继承并弘扬了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巧妙地与现代白话文相结合。不断迁徙的记忆为他积攒了丰富有料的题材。与世界各地师友交流，使他养成了治学严谨的习惯，他为人作序，“不但着力分析，篇幅加长，而且斟酌举例，得失并陈，把拈花微笑的传统序言扩充为狮子搏兔的现代书评，更有意力戒时下泛述草率的简介文风。”这正是他的艺术人格，一种源自内心，无从自外窥探，必须经由作品、经由风格去追寻的价值。余光中的人生轨迹、思维方式、表述方式迥异于一般作家，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海峡两岸的江河湖海。正如他所说：“我这一生，不是依江，便是傍海，与水世界有缘。”他在《黄河一掬》中写道：“我虚踩在浮土和枯草上，就探身要去摸水，大家在背后叫小心，岌岌加上翼翼，我的手终于半伸进黄河。一刹那，我的热血触到了黄河的体温，凉凉地，令人兴奋。”又在《金陵弟子江湖客》中写道：“在我这南京孩子的潜意识里，这盈盈的湖水有母性，就是这一汪温婉与安详，温柔了我的幼年，妩媚了我的回忆。”水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他的记忆注入了温柔的底色。他对水心存感激，感情真挚。水是母亲，伴他成长；水是智慧，为他带来灵感；水是清洁的圣物，为他的灵魂除尘。智者乐水，余光中当之无愧。书中所选的余光中的散文，呈现出空灵透明的意境，“形式上去繁琐而存简洁，句法更发展为三元基调的变调，连锁进行，因句生句，因韵呼韵”。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以莲为意象，“寻获神、人、物三位一体的东方气质”。那是一种摒弃庸俗后的纯净自然，不染纤尘，它像一股清新空气将你带离芜杂喧嚣的凡尘，引你进入轻松惬意的化境。

6、《余光中自述》中收录了余光中的很多文章，共分为三部分。翻开书籍，我们静静地听他讲那些故事，自己的别人的，生活的评论的，关于诗的关于文的……而把这些文字串通起来，仿佛看到了这位可爱老人的一生。第一辑主要是余光中老先生的一些散文，他的文风时而优美，时而平实，时而犀利，可以算得上是千变万化。余光中的一生所住过的让记忆流动的地方众多，南京，四川，台湾，香港……一生不是依江就是傍海，他说自己与水的世界有缘。这些年来的变迁，在城市之间流转，把它们之间的记忆用文字记录下来。他觉得自己仍然是有着跃跃童心的“川娃”，是茱萸的孩子。另外还包括着家庭生活，对于诗歌散文的执念，对于读书收藏书等很多方面都给予了自己的见解。生活中的一些小事，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思绪，被他信手拈来行笔成文，读来满满的情趣。第二部分，写的是些游记故事、和与师友之间的交流。我看见了余光中先生对于他们的敬爱之情。读书人之间的友情最是有趣。那样的谈天说地，充满意义。最后一部分则选了些余光中作品的自序以及后记，按照书籍出版的顺序，我认为序或后记通常简单的表达着一本书的写作心路，就这样在这本书里完整的将老先生五十余年的创作旅程展现出来。诗歌、散文、评论、翻译，中西贯通的老先生在这些方面皆有成就。他说：“右手写诗，左手为文”，虽说他把这两件事分为正副业，余光中先生在诗歌方面的建树自然不用再多言，而对于他的散文亦是让人爱不释手的。（书里他写的一些偏向杂文或讨论性的文章，充满见解，言辞犀利。好爱看这种。叙事和怀友的也蛮喜欢的，显得柔软谦虚。）在书的最后，附上了余光中先生大事年表。让我们对于他的成长一目了然。更加欣赏的是年近九旬的他仍然在各大大学

讲学，在传播文化。他毕生爱着诗文，笔耕不辍。余光中老人说他从来没写自传的打算，也从不写日记。“自知毅力不足，亦深知兹事体大。”我又想到他还说，写作经验是一个作家晚年才会做的事情，而更多的人不会愿意承认自己是“老作家”的。他和画家毕加索一样不认老，永远当自己是个新人，希望自己的诗永远会被年轻人拿来讨论的。可是我想，无论有没有自传，写不写经验，老先生为我们，为自己的人生留下的那些财富是有目共睹的。正如，我从这本书里，看见了一位谦逊有礼、真实可爱的老人。说他的文字充满了热度，还不如说，是他对生活对诗歌对文化的一直孜孜不倦的热爱让我感动着。走进这个安详可爱带着赤子之心的老人，窥见他一生的旅程，从他的文字里感受生命的足迹。

7. 提起余光中，除了脍炙人口的《乡愁四韵》、最为人所熟知的大概就是这本自述名字中“绣口一开”的来源——《寻李白》吧。印象中，余光中并不是个乐于与他人分享成长经历的所谓“人生导师”，他的阅历，他的宽厚只能从他的作品中寻觅了。幸好人民日报出版社新近推出《绣口一开：余光中自述》，而且这部书经过余先生亲自审定，汇集了重要文章，由字里行间、吉光片羽之中，探寻余光中的诗意人生。余光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1971年写的那首《乡愁》。在南大的百年校庆上，余老还当中朗读过这首诗。而《乡愁》这壶陈酒，经了岁月长久的酝酿，显得愈发的醉人。余1928年生于南京，乱世飘零、颠沛流离，远走他乡的黍离之悲奠定了他的人生基调。《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中，余光中描述了少年于四川避难，向往乘坐火车去远方游历，渐渐地，记忆漫漶，像铁轨一样穿行过人生的各个站点。于是我在读书的间隙，耳朵里仿佛听见老式火车鸣响、眼前出现了蒸汽滚滚，铁轨绵延延伸的意象。这铁轨从上海到安南（也就是现在的越南）、至昆明，台湾、美国、欧洲、香港……这长长的铁轨、映照着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画面里的光线，初始是晨间朦胧的水雾，而最终如夕阳般饱满如月光般轻盈。写离别写的好的除了李白、余光中，而离别的意义正是为了再次的欢聚！《思蜀》、《黄河一掬》、《金陵子弟江湖老》……这些篇章都反映了先生的去国之思，其中的况味也如愁肠中的酒一般化作了晶莹的相思泪吧！但倘若于先生重返故里，他会再写些什么哪？南京和四川的风物总是过眼烟云，好在美好的感情都以文字倾泻在笔尖，变成锦绣文章供万世评阅，这也是文人的大幸吧。因为《乡愁》的盛名余光中有了“乡愁诗人”的美誉，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写作《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刘半农被封为“情诗之王”一般。他也如刘半农一般多才多艺，并不拘泥于一个领域。他“上承中国文学传统，横涉西洋文学艺术”，涉猎极广。在《四窟小记》中他这样写道：“诗、散文、批评、翻译，是我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年少气盛时，他曾自诩右手写诗，左手为文。颇有左手画圆右手画圈的“左右互搏”的年少轻狂。而散文集《左手的缪思》，以彰显诗为正果，文为副业，评论、翻译为余事，皆隶属“第三只手”。此外，他还钟情于绘画、音乐多种艺术，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艺术的多妻主义者”。《绣口一开》专门收录了余光中大量的序跋作品，这这部书珍贵之处便在于此。这就可以让这些爱他的读者以时间为线，从最早的诗集《舟子的悲歌》（1951年）到《藕神》（2008年）梳理偶像的创作历程，探勘台湾初期的文学风貌。此外，书中收录的一些师友交友的文章，让我看到了文学家的不同风貌，吴鲁芹不再是一个文学奖的名字，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寂寞高人，而宋淇不再是张爱玲的“男闺蜜”而是一个有气节的君子。作为一个女性，最让我欣赏的是余光中老先生和几位女儿的相处之趣，他的家庭是女性世界，他戏说他与五个女人为伍，戏称余宅是“女生宿舍”，他是“舍监”。这种豁达的心胸比当今的“直男癌”真是高出许多。这本自选集的线索清晰，选文别致，是研究余光中文学理论和行文风格的经典读本，而最大的遗憾则是没有是诗歌的选编，缪斯女神的右手，却没个影子，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章节试读

1、《绣口一开》的笔记-第62页

对于散文，我相信；对于诗，我迷信。我始终迷信诗是更接近神也是更表现灵魂的一种冒险。写散文，是“某事在人，成事在人”。写诗，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目前文坛上似乎流行着一种看法，以为所谓“抒情小品”只要写的平平顺顺，干干净净，予人一种什么轻飘飘的感觉就行了。胡适表示欣赏一个作家的散文时，总爱说些什么“五百多页的一本书，我一口气就读完了，可以见你的白话文真够流利痛快，读下去毫不费劲”之类的话。没有什么比这种“散文观”更为肤浅而且误人了。余光中批判起来也很犀利呀。

2、《绣口一开》的笔记-第448页

【寻李白】

--痛饮狂歌空度日
飞扬跋扈为谁雄

那一双傲慢的靴子至今还落在
高力士羞愤的手里，人却不见了
把满地的难民和伤兵
把胡马和羌笛交践的节奏
留给杜二去细细的苦吟
自从那年贺知章眼花了
认你做谪仙，便更加佯狂
用一只中了魔咒的小酒壶
把自己藏起来，连太太也寻不到你

怨长安城小而壶中天长
在所有的诗里你都预言
会突然水遁，或许就在明天
只扁舟破浪，乱发当风
树敌如林，世人皆欲杀
肝硬化怎杀得死你？
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从一元到天宝，从洛阳到咸阳
冠盖满途车骑的嚣闹
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
水晶绝句轻叩我额头
当地一弹挑起的回音

一贬世上已经够落魄
再放夜郎母乃太难堪
至今成谜是你的籍贯
陇西或山东，青莲乡或碎叶城

《绣口一开》

不如归去归哪个故乡？
凡你醉处，你说过，皆非他乡
失踪，是天才唯一的下场
身后事，究竟你遁向何处？
狼啼不住，杜二也苦劝你不住
一回头四窗下竟已白头
七仙，五友，都救不了你了
匡山给雾锁了，无路可入
仍炉火示纯青，就半粒丹砂
怎追蹑葛洪袖里的流霞？

樽中月影，或许那才你故乡
常得你一生痴痴地仰望？
而无论出门向西哭，向东哭
长安却早已陷落
二十四万里的归程
也不必惊动大鹏了，也无须招鹤
只消把酒杯向半空一扔
便旋成一只霍霍的飞碟
诡缘的闪光愈转愈快
接你回传说里去

3、《绣口一开》的笔记-第64页

事实上，我们的散文作者，包括小说家在内，很少在文体上表现出“阳性的”（masculine）气质，这和西洋的现代文坛，形成了一个显明的对照。我们的文坛向来呈现一种阴盛阳衰的景象：不少女作家固然是一片闺怨腔，即连男作家们，也有许多的满篇脂粉气的。我在散文上努力的方向之一，便是要洗涤这股窒人的脂粉气。

1988年哇，这段话依旧有代表性，现在脂粉气照样很浓。

4、《绣口一开》的笔记-第76页

当代学者慨叹学子中文程度日低，开出来的药方常是“多读古书”。其实目前学生中文之病已经膏肓，勉强吞咽几丸孟子或史记，实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根底太弱，虚不受补。倒是旧小说融贯文白，不但语言生动，句法自然，而且平仄妥帖，词汇丰富；用白话写的，有口语的流畅，无西化之夹生，可谓旧社会白话文的“原汤正味”，而用文话写的，如《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与唐人传奇之类，亦属浅近文言，便于白话过渡。加以故事引人入胜，这些小说最能使青年读者潜化于无形，耽读至于，不知不觉就把中文摸熟弄通，虽不足从事什么声韵训诂，至少可以做到文从字顺，达意通情。

如此“药方”好方法，赞同

《绣口一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